

書

長

由長江苟安也臣思江廣漕船由江干數百里始抵瓜洲所過崖磯如焦山者甚多是江浙漕糧由閘出江亦祇須設法防護不必因此畏縮至漕米經由江河損壞之事亦所時有自應照例辦理惟事係預籌必須奏明庶免臨時觀望所有來年漕船仍由京口運行原不必鯁鯁過計儻或潮枯淺滯臣卽當親詣江閘相機籌辦斷不敢稍涉輕疏亦不敢坐視延誤徒陽運河連日西風江潮不入淺阻難行沿河鬪撈本屬無益惟有昔年巡漕時

江省用
長

而苟安也臣思江廣漕船由江干數百里始抵瓜洲所過崖磯如焦山者甚多是江浙漕糧由閘出江亦祇須設法防護不必因此畏縮至漕米經由江河損壞之事亦所時有自應照例辦理惟事係預籌必須奏明庶免臨時觀望所有來年漕船仍由京口運行原不必鯁鯁過計儻或潮枯淺滯臣卽當親詣江閘相機籌辦斷不敢稍涉輕疏亦不敢坐視延誤徒陽運河連日西風江湖不入淺阻難行沿河甯撈本屬無益惟有昔年巡漕時

所製鐵簏箕日來愈用愈精竟大得其力其法用鐵片作箕筐使堅銳易於入土用鐵片八九條縱橫作箕底使水去而沙留箕尾用堅木柄使人從船上持柄將箕直插入水底箕旁左右有鐵耳用長纜二條繫之數十人從岸上拽之起每鐵箕四隻竟可出土一方較之斛水後所挑乾土更爲得力蓋載土既多反借水勢助其滑溜易於上岸亦可備刮淺一法也橫閘出江因水淺不能而漕船之畏焦山象山亦特甚其丁舵旣與大江不習而

又不善使風從焦山至瓜洲尙有二十里若乘東風而上未抵瓜洲而風轉西北彼卽不免顛觸於焦象二山之間由其技劣而膽怯也惟有避去焦象二山另開一河從橫閘出口縉挽至甘露寺下對渡瓜洲入口則萬無一失矣頃登北固山望視地勢見象山南接汝山之中間有一缺口可以開鑿成河因委員往視據云果有此缺可以開河名曰二缺口尙有頭缺口在北緊依象山之尾其缺似有石底不及二缺口之易於興工也次日復同

道府往勘所見相同已命管手從象山西尾接江之處量起經陸家圩過二缺口東至尹家圩轉灣西南經汝山砲臺下過千顆柳孟家茶菴出灣子橋共計二千八百餘筧路長約可十一二里灣子橋卽丹徒橫閘外之橋也此工若成需費二十萬地勢寬平出土近而江水易入可爲永遠之利既可避焦象之險出達瓜洲甚近而船出橫閘經此出江則內河可以不挑東南之累輕矣惜乎費無所出聊存其說以俟將來

上

固可成矣

可成

損須明白諭示所有木排仍會齊鎮江之江口排灣俟糧船開畢準其由大閘進口其不能守候者聽其仍由江陰進口可也至木排進橫閘永禁不行如此則阻撓無入賄賂無用而改閘不日成矣李紱曰雍正二年四月紱奉巡撫廣西之命瀕行 陛辭蒙 天語詢及淮揚運河淤墊水高於城甚屬危險紱因面奏言臣昔年典試浙江往來其地留心相度若於運河之西開新河一道卽將挑河之土別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

卷

東面有兩道隄工又中間河身淤土堅實如山可保永無潰決之患挑河築隄土方兩算事半而工倍費亦不甚鉅當蒙 溫旨褒嘉謂此策甚似有理從無言及此者爾此行路經淮徐有與總河齊蘇勒相近之地務必親與商酌如果有益民生朕不惜費臣紱欽遵 諭旨以閏四月十五日會河臣於徐州初亦欣然以爲可行第云此時湖水正盛未便量度須至冬間水落然後詳審覆奏紱旣遠赴粵西音問稀濶後聞事未舉行不知其覆奏

云何也十二年春 皇上刊發硃批諭旨頒賜羣臣凡督撫劄子留中未發者咸布昭中外乃得覓河臣覆奏之章反覆省觀似於情事未合豈其慮有不周無亦離事自全畏心所阻抑或人己之見未忘以謀非己出遂寢而不用乎據稱自淮至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由漢唐迄今歷年修防底定已久蓋千百年來相仍而不易者斯言非也中幹之山自廬鳳東行盡於揚州其南爲江其北爲淮揚州之南水勢南流由三岔

河至瓜洲以達於江揚州之北水勢北流由邵伯
高郵寶應至淮安府以達於淮揚州地勢中高漢
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流而已自邵伯以北
並行湖中未有漕渠安得謂三百餘里皆漢唐以
來千百年修防底定者哉自明萬曆十七年因湖
水東溢始砌東岸石隄自邵伯至界首一千二百
八十五丈五尺餘皆土隄直達於淮而西岸仍因
湖水未嘗有隄惟寶應以北白馬湖流緩沙淤始
築西土堤達於密灣間以束湖水稍似河渠中流

空缺相通雖分仍合以千百年本無之西隄有明
創築逮今僅百六十餘年耳稍與變通無不可者
又據云河之西岸遍臨白馬寶應界首高郵邵伯
等湖上下相連水勢汪洋一望無際若於河西另
挑新河改築隄於湖水之中不但無處取土畚鍤
難施而隄工亦無站立之基則尤不然惟西臨湖
水則可挑以爲河夏秋漲而冬春涸天下之湖皆
然秋汎之後湖邊涸出畚鍤興工挑汎未至而河
已成隄已立矣若湖水經冬不涸則明之西土隄

何以築哉又謂揚州府城正臨西岸上下百有餘里村莊稠密市鎮相望無可躲避此則無庸置辨者也河西地高河東地低別開新河止自邵伯之北以至淮安若邵伯以南至於揚州原無開新河之理蓋別開新河將以保河東之低地豈有別開新河以保河西之高地者哉又謂運河東岸之外高寶興泰等十州縣之民田咸資灌溉倘河身一改則東岸之間壩涵洞必皆廢棄而溝洫乾涸大妨民業若再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

且大工終難告就此亦張皇之論未嘗切實計算高寶興泰等州縣濱海洿地衆水所歸憂潦不憂旱者也又南有芒稻白塔二河北有甓陽大湖縱橫貫穿何憂無水開河築隄用銀不過十餘萬兩豈有費千百萬之理哉他年儻得身膺河責庶幾力成此舉以一雪斯言乎

周篆曰今先歷數其非然後畢申其說歸仁一隄雖元明以來資以截返泗諸水由白洋入黃以汰黃之泥沙者然亦因其勢能入黃故一隄之力足

以爲之障若徒以其勢本下注藉此隄以蓄之欲
令上湧入黃我知其必不爲此矣今黃高於諸水
而仍以歸仁截之歸仁截之於下黃河拒之於上
諸水日來滔滔不息譬如承雷之缶有不溢決而
出乎或者欲流白洋故道使之復就刷沙之職不
知河如人焉人有性河亦有性人有習河亦有習
建瓴而東者性也淤且決者習也習與性成猝難
復舊且白洋旣淤於內則黃河之沙必附益於外
其附益之沙非至白洋之口突然結聚必有迤邐

而來者矣雖曰白洋疏附益之沙與之俱疏其迤
邐而來者濫漫不見蹤跡而岸之宛轉陂之欹側
地氣之委蛇俱有積漸之勢以移河之性其能悉
舉而疏之否否則不久相率而蹈其故習淤者復
淤決者復決築固無益疏亦何益哉當明之時黃
弱而淮強淮高而黃下黃水汚濁流漸汎疾則泥
沙不澄而河底不澱所謂水刷沙者也故修高堰
翟壩使之過淮以助黃黃得淮之助洶湧而前其
勢加倍是以黃受淮之利而淮不受黃之害及河

底漸澱而河身漸高河身既高則黃面愈闊河面既闊則河流爲緩而河底愈澱昔年河身至今年而爲底今日河面及異日而復爲身於是黃高而淮下淮弱而黃強清口淤淺淮黃不會淮雖大亦承雷之一缶而已夫淮方抑鬱無所洩其怒黃又凌出其上合歸仁以內之水從而助之有不奔突而出爲槽民之大患者乎或者不察妄以爲致淮黃之交者清口也刷清口之沙者淮也所以障淮使之刷清口者高堰翟壩也歸仁以內之水汰黃

如向者

向

於上高翟以內之水汰黃於下歸仁高翟相爲表裏則黃自然不敢恣肆惟務東向而不知其他於是修翟壩而翟壩不爲之加堅築高堰而高堰不爲之加厚清口雖疏而復塞淮黃暫合而終分此無他亦如向者習與性成猝難復舊或築或疏皆爲無益之說也天長六合之山澗溪塘俱緒於高寶諸湖漕河介處其中氾濫之勢凜凜然日憂其不保昔因高翟不潰淮流不溢其南則有運鹽芒稻白塔口安諸河洩之於江其東則有串場河受

底漸澱而河身漸高河身既高則黃面愈闊河面
既闊則河流爲緩而河底愈澱昔年河身至今年
而爲底今日河面及異日而復爲身於是黃高而
淮下淮弱而黃強清口淤淺淮黃不會淮雖大亦
承雷之一缶而已夫淮方抑鬱無所洩其怒黃又
凌出其上合歸仁以內之水從而助之有不奔突
而出爲槽民之大患者乎或者不察妄以爲致淮
黃之交者清口也刷清口之沙者淮也所以障淮
使之刷清口者高堰翟壩也歸仁以內之水汰黃

於上高翟以內之水汰黃於下歸仁高翟相爲表
裏則黃自然不敢恣肆惟務東向而不知其他於
是修翟壩而翟壩不爲之加堅築高堰而高堰不
爲之加厚清口雖疏而復塞淮黃暫合而終分此
無他亦如同者習與性成猝難復舊或築或疏皆
爲無益之說也天長六合之山澗溪塘俱緒於高

寶諸湖漕河介處其中氾濫之勢凜凜然日憂其
不保昔因高翟不潰淮流不溢其南則有運鹽芒
稻白塔口安諸河洩之於江其東則有串場河受

漕隄諸閘及淮揚諸邑之水從廟灣新洋鬪龍州
堰丁溪諸口洩之於海是以漕隄無恙民亦聊生
今十淤八九來如覆海去如引絲有不潰隄而病
民者乎說者恐下河涸則漕河與之俱涸夫漕直
患不得其道耳誠得其道河涸何傷任其汗漫而
不爲之所已爲失策況爲減水壩以益之乎我聞
水由地中行不聞壩上減也來者不休減者不止
而漕隄望其安堵百姓望其更生無是理矣由上
河言之雖謂之減由下河言之實謂之增益蓋古之

治漕者止欲治河河治而漕治今之治漕者治河
又轉而治漕窺其意以爲兢兢焉敝精勞神治河
與漕以求毫末之效尙不可得而何有於民之病
不病乎夫水猶火也火燎於原猝難撲滅水漫於
野豈易疏排沿河隄岸雖修築完固尙虞其乘隙
而入以爲民害其可開門而揖盜乎今宿清上下
凡有川澤可以儲水者俱通之於河而架橋梁於
其上以爲停蓄之所彼豈不知此非至計不過以
爲桃花水發稍藉以殺其怒而救眉睫之患云爾

無論橋梁微渺不足當洪濤之一囓萬一汎漲之水排闥直入則自古與河風馬牛不相及之地俱爲巨浸矣或曰此居河之旁其地頗高非當河之衝處河之下爲河所必爭之道未必遽至於斯不知河亦何常之有水所從來卽爲上流水所自往卽爲下浸當其萬里浩浩連天而至有何怒之可殺豈能辨其爲高爲下爲旁爲衝分別而注之耶且一方之川澤卽司一方之宣洩資一方之灌溉蒸一方之雲雨今盡舉而通之於河河水挾沙而

入澄沙而出不過數年將見有用之川澤皆化爲不毛之沙堵耳至若駱馬湖之下清縣之上所開二百餘里之中河欲藉以行漕而避黃之湍悍者人爭以爲便而不知以利掩害愚人耳目之術未嘗統治河之始終本末而總計之也漕艘入黃不過偶有覆敗之患未若淮之日爲民害也今開渠避黃以去害而就利淮之爲淮不復顧問又使天下之人皆信爲非人力之所及則淮之終不治者自此利始且使水不犯濫風不震盪則漕艘行河

斷乎無恙淮獨不然無論風水之震盪與否汜濫與否其間萬姓無日不以沈溺爲患則是黃之害艘者暫而淮之害民者常以彼易此未可謂利夫汜泗淮黃不能復通歸仁高翟不能復截清口疏而必塞下河阻亦無益於漕減水溺人停蓄滯害所開中河又屬偏愈之瘡然則何策以處此曰利害常相因也黃淮爲轉輸之利已累百年自然轉爲今日之害爲害旣久寧獨無利之可求耶夫裘敝宜補棟折宜更閒嘗以隋煬幸江都龍舟所御

之道與今漕艘之所由經較其難易安危迂捷勞逸未嘗不歎任事者之舍易而趨難舍安而就危舍捷而圖迂舍逸而求勞也夫漕艘自揚抵黃北行二百里而近自黃抵會通又西行二百里而遙宛轉五六百里入於會通然後相率而賀無恙其風波漂溺之患歲所不免此今中河之所以鑿也然中河止避黃之病艘而不能拯淮之胥溺若由隋故道則自揚而西北歷盱泗之境出淮上游達於汜泗遂引其水以行漕所開之士卽築於兩岸

以爲護風牽輓之隄而於會通董口之對岸建設一閘使漕艘從此出黃絕黃而渡卽入會通計其道路自揚抵會亦五百餘里也漕運旣通則黃河自可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非眞河於不問也不過淺者濬之塞者疏之苟其決口之無害於民而可以入海者卽開之使適其性而得所歸亦何不可之有河不爲患則沿河諸縣今之寢處隄下仰聽水聲以冀須臾無死者皆可使登平陸矣若下河之水則但湮運河之口杜黃水使不得入

增減水之壩禁淮水使不得出濬串場河及諸海口而出諸海其淮水則疏運鹽諸河而入諸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者也淮一有歸餘皆易與且漕艘但當求其抵會之無恙豈問其自新與自故哉彼殿腳女尙能從此而行而謂其不可行漕也其誰信之比今運河未嘗加遠旣無黃河之險民亦陰受其利卽使古無其事猶當舉行況乎故道雖湮河形尙在加之疏濬不及三年必有成績事半而功倍比之中河不更較勝耶彼先渡黃然後避其

害此先避其害然後渡黃一先一後得策正等第
彼開河北則顧後而遺前此濬淮南則務一而得
兩一北一南利害懸絕夫偏治寒熱之治瘧也豈
若霍然盡去之爲得哉所難者河北故道約高數
尺建閘不得其術惟恐水之內灌若將所設之閘
其口背河而東向又於其左築一石隄其勢稍凸
而內抱以護其口則水皆乘勢東下無倒注之虞
又於閘內十里連設五壩使十餘尺之水層累而
下則是一壩之內二里之間水勢高下止二尺耳

以二里之地瀉二尺之水漕艘往來如履平地應
無疑者然所納之水未免有沙久則又有高淺之
患俟漕艘畢過卽填滿近閘一壩使不得通至回
通而再開凡商賈往來欲由此者皆令其起剝更
舟蓋是河爲行漕而設非爲商賈計也如此則沙
之積者必少卽欲挑濬亦易爲功夫秦鑿鄭國渠
用注溷淤之水溉澤滷之地收皆畝一種何也土
生而力厚也唐轉江淮之粟以給關中而始不憂
匱之則此地墾田之廣產粟之多均可知矣今沈

於水底者不知幾何歲月則生土也水涸之後輻
員如故以廣衍產粟力厚之生土集朝不謀夕播
遷無告之民而太闢之其安阜之樂豐稔之利尙
可以言語盡耶客曰如彼則難於登天如此則易
於反掌如彼則害同湯火如此則利過邱山何以
前此之人未知有行之者曰濠泗爲有明發祥之
地而祖陵復在其間當時臣子旣持地脈之說又
恐於此行漕隄防萬一不固變生意外所以極知
其利而不敢言淮黃雖迂險勞費勢有所不惜也

夫所謂地脈者謂其氣非謂其土也無論地氣荒
唐智者不道卽有其事而陵與故道相去尙若干
里何宣洩之有若舉行之際推孝陵天壽之愛及
其祖宗爲稍迂其勢以避之或築隄以爲之護可
無憂其與邱隴同體也芻蕘之見略具於此或至
相視經營之際稍有不同貴乎從事者之善處非
予之明所能盡料也

前論治黃河下河之病與但有明切若此者至其改運道不出清口由淮泗上游對渡董口仍入會通河則斷不可行且於何處入黃亦未明言其地蓋旣用隋河故道則惟有由淮入汴由汴截河入沁以達衛之一法萬無仍入

會通河之理且南岸亦別無入河之地也其明于黃淮下游之情形而不悉上游地勢者歟取其論病略其用方可矣

鄭元慶曰水櫃之設原以蓄洩濟運遇有淤淺卽當開浚深通復其舊界無如濱水之民貪利占佃庸吏槩令陞科水櫃盡變民田以致潦則水無所歸汎濫爲災旱則水無所積運河龜坼大爲公私之害不獨山東爲然如淮北之射陽湖江南之開家湖皆水櫃也今盡行陞科蓄洩無繇官民交困爲水官者有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則陞

科不可行與曰陞科原爲朝廷增賦才吏之所爲也而於濟運之處獨不可明成化中杜謙以工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復水櫃導泉源修牖壩河乃復舊此十五字誠爲治河司運者之要訣矣匪但水櫃卽黃河淤灘亦不可陞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徒無常稅糧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額民何以堪旨哉言乎或曰然則將聽其棄爲汙萊與曰此又不可不若仍爲官地責令汎官廣植榆柳蘆葦之類歲收其材以



爲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陞科之法斷不可行於
兩河之間其爲利甚小而其爲害甚大也

陸燿曰按明代諸臣於引漳之外復有籌及引沁
入衛者嘉靖間左都御史胡世寧言沁水至武陟
縣紅荆口分流一派通衛宜遣官踏視北達衛水
萬歷間參政范守己言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
至武陟縣東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奔流入衛
守土諸臣塞其決口仍導入河而堤外遺有河形
直抵衛許宜於原決築堤處建一石牯分沁一派

東流入衛爲力甚易又楊一魁張國維先後皆有
此說而潘季馴河議辨惑則曰黃可殺也衛不可
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
每被淹浸民已不堪況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
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堙塞泰昌
中侍郎王佐亦言沁水之闕新汲一帶地方郵署
相連廬舍鱗次必闢渠以受沁此地不爲邱墟乎
迨國朝乾隆二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復有作
滾水壩於武陟境內分洩沁漲以殺黃河水勢之

請總河白莊恪公議曰臣等將沁衛兩河細加丈量沁河寬一二百丈不等衛河寬八九丈至四五丈不等衛小沁大勢難容納武陟境內沁河長一百九十餘丈沙底虛鬆不能簽椿下石難以建壩懷慶以下俱有大堤障護今建壩分沁必挖開大堤另開河道但大堤一開自撤屏障沁水穿堤奔注黃水隨之而入一往無阻不惟分沁而且引黃其可慮者一衛河淺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得開闊寬深兩岸民田廬舍不可勝計兼有汲新濬三

縣城垣遷徙爲難濬邑境內兼有一十八里山根石底人力難施其可慮者二衛沁合流水勢浩瀚又必堅築高寬堤岸且新淇等縣近依太行山水長發全賴衛河歸宿若因束沁築堤則阻山水歸路橫流爲害其可慮者三沁水歸黃衛水歸運其來已久卽導沁入衛之議元明以來屢議屢止亦非一次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衛輝路總管董文用因漕司議通沁入衛文用言衛郡浮屠最高者僅與沁水平若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

蘆矣又明萬歷十六年漕臣楊一彪請引沁通衛
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既卑下河復窄隘狂
流灌注容受爲難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孟
府城不遠沖決可患我朝康熙六十年尙書張
鵬翮查勘黃沁兩河奏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
南窪沁堤內平地較沁河涯低一丈從此而東地
勢愈低且此處沙底虛鬆將來建牐築壩難以堅
固若引水時從高直下建瓴之勢牽動全沁灌入
內地黃河隨躡其後又引沁必由小丹河入衛此

身皆

河身皆二河河淺

極淺窄勢難容受歷觀從前諸臣奏

議利害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於衛輝浮屠則
害在衛輝且及直隸之大名長蘆如常居敬言沁
水沙多善淤入漕淤牐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三十
五年沁決入衛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七十餘里
泥沙沉積甑板二牐淤塞二千餘丈則害又在漕
運如張鵬翮言牽動全沁黃河躡其後則黃河之
水勢分溜緩下流勢必淤墊泛溢四出其患又在
黃河而懷衛一帶爲害更不可勝言矣夫使利多

蘆矣又明萬歷十六年漕臣楊一彪請引沁通衛
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既卑下河復窄隘狂
流灌注容受爲難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孟
府城不遠沖決可患我朝康熙六十年尙書張
鵬翮查勘黃沁兩河奏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
南窪沁堤內平地較沁河涯低一丈從此而東地
勢愈低且此處沙底虛鬆將來建牖築壩難以堅
固若引水時從高直下建瓴之勢牽動全沁灌入
內地黃河隨躡其後又引沁必由小丹河入衛此

身
昂首
皆

二河河淺極淺窄勢難容受歷觀從前諸臣奏
議利害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於衛輝浮屠則
害在衛輝且及直隸之大名長蘆如常居敬言沁
水沙多善淤入漕淤牖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三十
五年沁決入衛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七十餘里
泥沙沉積輒板二牖淤塞二千餘丈則害又在漕
運如張鵬翮言牽動全沁黃河躡其後則黃河之
水勢分潤緩下流勢必淤墊泛溢四出其患又在
黃河而懷衛一帶爲害更不可勝言矣夫使利多

害少或利害相半猶當審擇而慎處之況有害於城社民生有害於漕運而並有害於黃河是未可以違前人之成說改數百年之成規而漫爲嘗試也抑臣等聞之明河臣潘季馴有言曰黃河防禦爲難而中州爲尤難自漢以來東沖西決未有不始自河南明河臣萬恭亦言河南沙鬆土疏大穿則全河由渠而正河必淤小穿則水性不趨過則平陸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由是觀之以原歸黃河之沁水改歸衛河穿渠則土疏

曰

之地不能保無奪河之患而順其水性仍歸黃河則力全流急不無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詳察地勢博詢耆老歷考前人論說分沁入衛之議有害無利斷不可行者也以上諸賢之論鑿鑿如此然則沁水之不可引於衛且然張清恪公乃別有引沁入運之議其可嘗試乎哉

白鍾山曰漳河源出山西其自長子縣出者爲濁漳自樂平縣出者爲清漳穿太行山至河南涉縣之合漳村合流與萬山衆壑之水會而爲一洶湧



異常從前係由直隸入海其引至山東館陶縣入衛河自康熙四十五年始其時山東濟寧道張伯行以衛河水弱議詳河撫二臣請引漳水入衛以濟漕運撫臣趙世顯並未具題卽批飭館陶縣並咨直隸撫臣轉飭挑濬蓋欲分漳之有餘以濟衛之不足初不意全漳之歸衛也乃自康熙四十五年以後漳河故道歷久漸淤漳水全歸衛河漳衛合力並馳排山倒峽而來一線衛河勢難容受山東德州適當衛河之衝不但漕艘經臨波撼浪湧

每有沖激損壞之虞而且水勢泛漲廬舍民田難免淹沒德州首受其害直隸吳橋寧津東光南皮滄州等處亦皆波及雍正八年十一年其最甚者前撫臣岳濬因奏請會同直隸督臣李衛河臣顧琮河東河臣朱藻公同會勘於德州哨馬營建築滾水壩開挑支河以分衛河泛漲之水由鉤盤河達老黃河入海蓋以保護堤岸田廬則誠善矣又不意沙水之易淤支河也乾隆二年部臣趙殿最會同臣等查勘支河上下情形每年洩水必致淤

澱隨議重加疏濬並將支河壩以下曹村堤口開挑中間阻礙水勢之橋梁拆除以冀水勢暢達浮沙少淤復請照歲修之例每年挑浚無如漳衛二水源出萬山挾沙帶泥本來渾濁支河又傍設衛河東岸無迎溜吸川之勢有流緩沙停之病又支河入鉤盤河處形如丁字難以直達縱百計經營究不能禁其淤墊今欲別擇捷徑使之建瓴直瀉不但上下左右並無可以別開支河之處卽有可開之處亦恐取徑太直建瓴下瀉有奪河阻運之

患欲將現在支河棄而不治則恐復淹漫田廬不得不歲加修浚年挑年淤幾成漏卮臣等再四籌畫抽挑中泓使河窄流急沙隨水行并于漳水漸消力已綿弱之際衛河無庸分洩卽於壩上加築草土不令過水以免勢緩沙停雖將來淤沙較前可以稍減然亦止爲支河補偏救敝之法而非治漳水釜底抽薪之計臣等細思支河原爲衛河水漲而設而衛河之所以易漲者由於全漳歸衛之故與其每歲糜帑以挑必淤之支河曷若令漳水

復其故道衛河不致漲溢為一勞永逸之計且漳水性本湍悍今與衛水合流於一綫運漕之衛河其勢斷不能容且全漳由館陶歸衛則館陶民生尤為可慮又不獨德州與直隸吳橋等州縣有淹漫之憂臣等伏查康熙四十五年河決館陶之西直隸威縣有漳水支河一道名為靖陽江又名黃路河由東北經直隸清河縣歸天津入海又西有正河一道由西北經直隸寧晉縣大陸澤亦歸天津入海彼時正河勢尚浩大即不長水亦可舟楫

於

而於館陶浚者請復一處使漳水有歸海之路而於館陶通行黃路河水小之時尚寬至二三尺五六尺不等淤阻未久故道或尚可復於兩處內擇其易於

相度其地勢如可建一牖洞衛河水大則聽漳水入海以防其漲衛河水小則分漳水入衛以濟漕運操縱在人節宣有制收漳之利而不受其害此則一勞永逸而目前所當急為籌議者也

鄂爾泰曰山東迤北至直隸南運河一帶統名衛河其初原從平地穿鑿以為漕渠勢不能多有容

復其故道衛河不致漲溢爲一勞永逸之計且漳水性本湍悍今與衛水合流於一綫運漕之衛河其勢斷不能容且全漳由館陶歸衛則館陶民生尤爲可慮又不獨德州與直隸吳橋等州縣有淹漫之憂臣等伏查康熙四十五年河決館陶之西直隸威縣有漳水支河一道名爲靖陽江又名黃路河由東北經直隸清河縣歸天津入海又西有正河一道由西北經直隸寧晉縣大陸澤亦歸天津入海彼時正河勢尙浩大卽不長水亦可舟楫

通行黃路河水小之時尙寬至二三尺五六尺不等淤阻未久故道或尙可復於兩處內擇其易於疏浚者請復一處使漳水有歸海之路而於館陶相度其地勢如可建一牖洞衛河水大則聽漳水入海以防其漲衛河水小則分漳水入衛以濟漕運操縱在人節宣有制收漳之利而不受其害此則一勞永逸而目前所當急爲籌議者也

鄂爾泰曰山東迤北至直隸南運河一帶統名衛河其初原從平地穿鑿以爲漕渠勢不能多有容

正河

正河

受前山東河道張伯行因衛河水弱創爲引漳入衛之舉謂漳河之水小時固足爲運河之利一經漲發又恐爲元城館陶之害須於重運到臨清時將漳河築壩引水入衛濟運至重運過完仍將漳河壩開通將入衛支河堵塞等語是其分運之初卽以漲發爲虞雖其築壩開壩之議爲不可行然以後並未聞有經營防範之策以致漳水全勢東趨故道塞以一綫運河而受汶衛漳三水此泛濫之患所由甚也迨後籌及分減之法

小牖於

山東於恩縣四女寺建有減水牖於德州哨馬營建有滾水石壩直隸於滄州建有捷地牖青縣建有與濟牖開挑支河使由老黃河等處東流入海然各牖河每年過水之後溜斷沙停旋即淤墊沙

與河身

土積至六七尺丈餘不等一次疏濬所費皆不

身

下萬餘兩兼之老黃河身及海涸較之牖河高幾丈水至數十里之外卽不能復下下壅上淤徒耗帑金終歸無益臣前奉命查勘河道由南運河至哨馬營牖壩一帶察看情形知支河之不足以

受前山東河道張伯行因衛河水弱創為引漳入
衛之舉謂漳河之水小時固足為運河之利一經
漲發又恐為元城館陶之害須於重運到臨清時
將漳河築壩引水入衛濟運至重運過完仍將漳
河壩開通將入衛支河堵塞等語是其分
運之初卽以漲發為虞雖其築壩開壩之議為不可
行然
以後並未聞有經營防範之策以致漳
水全勢東趨故道
塞以一綫運河而受汶衛漳
三水此泛濫之患所由甚也迨後籌及分減之法

水腫

身

山東於恩縣四女寺建有減水牐於德州哨馬營
建有滾水石壩直隸於滄州建有捷地牐青縣建
有與濟牐開挑支河使由老黃河等處東流入海
然各牐河每年過水之後溜斷沙停旋即淤墊沙
泥土積至六七尺丈餘不等一次疏濬所費皆不
下萬餘兩兼之老黃河身及海涸較之牐河高幾
丈水至數十里之外卽不能復下下壅上淤徒耗
帑金終歸無益臣前奉 命查勘河道由南運河
至哨馬營牐壩一帶察看情形知支河之不足以

沖上

資分洩而全漳入運之患所當別籌長策自此雷
北上之訥詢聞每年四五月間重運北之時漳水常
艘沖助衛無力或遇漲發則又洶湧排蕩漕艘

無力或遇

在在堪虞南運河堤岸自雍正四年以來屢經加
身而力時輒與堤平夫水不加多而堤歲歲

增高水又歲歲與堤河底日漸淤高可知以
淤淺之河身受全漳之大漲是以德州以下直隸
臨河州縣之民田廬舍動輒沖決每歲為害此其
勢之相因而益病者也今河臣白鍾山等請復漳

滄

害此其

河故道並築牐洞以資啟閉臣與河臣詳勘熟籌

案閱舊圖並詢問熟知漳河故道之人講求曲折
事屬應行按漳河故道有二其一由直隸魏縣北

會滄陽山東邱縣西歷王路等處至效口村會滄陽河

入大陸澤卽寧晉泊下會子牙河由天津歸海其
一由魏縣北之老沙河俗呼為清陽江又名黃路
河河形自潘爾莊起至漳洞村北轉經邱縣城東
清河縣城北武城故城景州阜城各地方過千頃
窪入運歸海查邱縣城西故道去衛河較遠且自

資分洩而全漳入運之患所當別籌長策自此畱
心訪詢聞每年四五月間重運北之時漳水常
小助衛無力或遇漲發則又洶湧排蕩漕艘
在在堪虞南運河堤岸自雍正四年以來屢經加
築而水時輒與堤平夫水不加多而堤歲歲
增高水又歲歲與堤河底日漸淤高可知以
淤淺之河身受全漳之大漲是以德州以下直隸
臨河州縣之民田廬舍動輒沖決每歲爲害此其
勢之相因而益病者也今河臣白鍾山等請復漳

害此甘

河故道並築牖洞以資啟閉臣與河臣詳勘熟籌
案閱舊圖並詢問熟知漳河故道之人講求曲折
事屬應行按漳河故道有二其一由直隸魏縣北
經山東邱縣西歷王路等處至效口村會滏陽河
入大陸澤卽寧晉泊下會子牙河由天津歸海其
一由魏縣北之老沙河俗呼爲清陽江又名黃路
河河形自潘爾莊起至漳洞村北轉經邱縣城東
清河縣城北武城故城景州阜城各地方過千頃
窪入運歸海查邱縣城西故道去衛河較遠且自

魏縣北至滏陽約三百餘里河形舊迹全堙開通
匪易又滏陽滹沱兩大河會流歸子牙復益以全
漳勢難容納寧晉泊恐更易淤此一故道似不可
復其邱縣城東老沙河卽古馬頰河河形寬闊自
二三十丈至七八十丈不等河身內如路爾莊軍
營村等處淤段不遠挑浚亦易爲力若於此處請
復故道自和爾寨村東承現在漳河北折之勢接
下開挑十餘里至漳洞村歸入舊河溜勢稍順工
費亦省卽于所挑新河頭之下東流入衛處詳加

審度建立牐座如衛水微弱則啟牐分漳以濟運
如衛水足用則緊閉牐洞俾漳水盡歸舊河至千
頃窪東北於青縣之鮑家嘴入運由天津歸海再
於青縣以下酌量水勢或仍須分洩則另議建立
牐堤以保萬全如此則自臨清以北山東直隸境
內運河六百餘里可避濁水之淤墊卽青縣以下
運河已減六百餘里夾束灌注之濁水而沿河居
民永免田廬淹浸之患四女寺哨馬營捷地興濟
四牐俱可不用又節省每歲浚築若干之工費且

鑿渠引漳水灌鄴而河內富饒史記具載今將舊河請復則近河田地既可資其灌溉爲利甚溥而豫省濱河郡縣與畿南各處商販米糧亦可漸次流通以濟民食實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

顧琮曰漳水自康熙四十五年間因衛河水弱引漳由山東館陶入衛以濟運後緣全漳入運漳衛汶三水會同渾流奔赴勢甚浩瀚以致衛河難以容受每有漲溢之患此臣白鍾山所議有改復漳河故道之請也今臣等勘得漳河故道自魏縣北

會滏陽縣子牙河達海之正路舊跡全堙亦不可復無庸置議惟支流一道自山東邱縣之堤上村起抵青縣之鮑家嘴會歸運河之處舊跡尙存自和爾寨村東現有河口乃當年引漳入衛之故跡上游雖有淤塞尙可疏濬若於此處開河宣洩則山東德州以下直隸滄州等處可免沖潰實於運河有益惟是和爾寨東起至青縣鮑家嘴入運之處止計程六百餘里深淺寬窄不一而景州阜城交河各州縣無數支河積水匯歸悉由鮑家嘴而

出河身久淤兩岸居民較前稠密臣顧琮查勘故道目擊情形若益以全漳之水別無減河可以分家嘴以流勢難容納鮑家嘴以下之青縣靜海天津城社堪虞則漳水改由故道於直隸不能無患然不由故道於山東亦不能無患臣再四籌畫公同熟商惟有分洩防禦使兩省均無所害庶爲經久之圖查元城縣之和爾寨村北原有河溝一道由袁爾寨潘爾莊等處以達堤上村與漳河故道連而袁爾寨等處村民將河身築堤橫截雖有河渠中多

阻塞請將此河口不必堵塞以壅水勢畱此天然壩口飭令地方官嚴禁小民不許於故道築壩攔水聽其宣洩以分水勢又自鈎盤河入老黃河之處起至海豐小泊頭潮河止凡直東兩省地方俱請挑挖子河務須一律深通暢流無阻以洩暴漲但漳衛汶三水並趨大汛之際猶恐不足宣洩致有漲漫之患查臨清恩縣夏津武城德州一帶間有民修堤堰尙未聯絡整齊汎水出槽難以防護若令民力修整而連年被水災民勢難力役應照

出河身久淤兩岸居民較前稠密臣顧琮查勘故道目擊情形若益以全漳之水別無減河可以分流勢難容納鮑家嘴以下之青縣靜海天津城社堪虞則漳水改由故道於直隸不能無患然不由故道於山東亦不能無患臣再四籌畫公同熟商惟有分洩防禦使兩省均無所害庶爲經久之圖查元城縣之和爾寨村北原有河溝一道由袁爾寨潘爾莊等處以達堤上村與漳河故道連而袁爾寨等處村民將河身築堤橫截雖有河渠中多

阻塞請將此河口不必堵塞以壅水勢留此天然壩口飭令地方官嚴禁小民不許於故道築壩攔水聽其宣洩以分水勢又自鈞盤河入老黃河之處起至海豐小泊頭潮河止凡直東兩省地方俱請挑挖子河務須一律深通暢流無阻以洩暴漲但漳衛汶三水並趨大汛之際猶恐不足宣洩致有漲漫之患查臨清恩縣夏津武城德州一帶間有民修堤堰尙未聯絡整齊汎水出槽難以防護若令民力修整而連年被水災民勢難力役應照

東省官堤之例請帑興築河岸寬窄者估築遙堤以防暴漲河岸狹窄者估築月堤以備放淤印官領帑承辦河員指示督修工竣仍令民修守防護無庸別議歲修錢糧再前應修工段有堤在山東而堤後居民無論在直在東汛漲之際派令附近村民協同加緊搶護毋許彼此岐誤庶於運道民生有濟

雲錦

朱雲錦曰

漳水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安府長子

縣長讀如常見漢書地理志注發鳩山曰濁漳自林縣西北入

濁

曰濁漳

豫境一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少山名清漳自涉縣入俱東經林縣之合漳村匯流由安陽臨漳經直隸之成安大名元城等縣境又東北經山東館陶縣與衛合流至臨清閘外入運歸直沽入海衛水出輝縣蘇門山百泉百泉上有衛源廟經新鄉汲縣湯陰濬滑內黃等縣淇水源出林縣南七十里東北流經湯陰至淇縣入焉湯水源出湯陰縣治西舊名蕩水流經縣東過內黃入焉洹水一名安陽河出洹山經林慮縣其水屢伏屢見流經安陽內黃

東省官堤之例請帑興築河岸寬平者估築遙堤以防暴漲河岸狹窄者估築月堤以備放淤印官領帑承辦河員指示督修工竣仍令民修守防護無庸別議歲修錢糧再前應修工段有堤在山東而堤後居民無論在直在東汛漲之際派令附近村民協同加緊搶護毋許彼此岐誤庶於運道民生有濟

雲
白濁

朱長讀如常見漢書地理志注曰漳水之源有二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曰濁漳自林縣西北入

濁

曰濁漳

豫境一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少山名清漳自涉縣入俱東經林縣之合漳村匯流由安陽臨漳經直隸之成安大名元城等縣境又東北經山東館陶縣與衛合流至臨清閘外入運歸直沽入海衛水出輝縣蘇門山百泉百泉上有衛源廟經新鄉汲縣湯陰濬滑內黃等縣淇水源出林縣南七十里東北流經湯陰至淇縣入焉湯水源出湯陰縣治西舊名蕩水流經縣東過內黃入焉洹水一名安陽河出洹山經林慮縣其水屢伏屢見流經安陽內黃

與衛水合衛挾三水歷直隸大名等縣至臨清開
外合漳水同入運河河北之地惟二水爲經流衛
南漳北歷無浸混而衛爲豫漕蘆鹽舟楫通行之
處所關綦重乾隆五十九年漳水盛漲由臨漳之
三台村挾洄入衛六十年經河撫臣奏明捐款堵
築工甫竣而漲驟發漳復橫溢南趨自此遂於內
黃縣之豆公村與衛水合流漳性濁水一石挾泥
數斗且長落無常初合流時河槽深通水勢尙覺
順利嗣遂淤墊日甚以致合流處水口不暢而其

地爲運道咽喉嘉慶十五年巡撫臣奏定爲春秋
挑濬經費約需銀八千兩定爲漕四鹽六俟挑濬
二三年後查看情形再爲核定自十五年後隨挑
隨淤殊無善策而豆公村一帶淺阻日甚今就北
豆公村漳衛合匯處較量至南豆公村迤南相距
二千三百餘丈而北高於南已五尺餘衛被漳逼
不能盡循故道自東西袁村二村在南豆公村之南漫流東
下經由低窪處或由車行軌道經內黃縣境六十
餘里又經大名清豐南樂三縣約八十餘里至岔

河嘴大名

界

復與漳合百四十餘里間或串流村中

或由舊渠道或值平低處所演漾漫散寬至數百丈如淀泊然然豆公村爲鹽漕經由要地近年淺澁尤甚長蘆運商就兩袁村中間築壩蓄水濟運衛流抵壩北折由豆公村入故道水勢不暢上游之安陽湯陰附水村莊多被水患且衛水雖有攔壩亦不能全流順軌復由袁村稍西之冉村溢流稍南繞袁村至東北歸入坡河迄今商民交病惟查衛爲漳奪測其地勢北高南下萬不能挽歸故

道至豆公村一段清濁交混寢淤寢高亦難導衛與漳合流若徒恃建壩抬高水勢以敵漳之倒灌則上游田畝浸淹而內黃至岔河嘴一百四十餘里間民田廬舍偶遇漲發宛在中央竟成澤國近經豫直大吏悉心籌度並遣諳晰河務之員往返詳查知由袁村迤東衛水漫流已久平行處流淺而寬其低窪處多有刷成溝槽深三四尺不等者若於深處少加疏濬於平行築隄夾束如高寶間左湖右河磚工隔斷之法將袁村壩拆毀於豆公

村漳水倒灌處量築格隄以備漳之乘漲溢潰則
衛挾淇湯二水

洹在北已合於漳

由新開之路全勢刷濬

日見深通而上下游田廬皆免淹溺運道亦無阻
滯矣特是自袁村至岔河嘴界連兩省四縣事權
不一則呼應不靈又濬治河渠之外漳之南岸地
勢較窪之處又須仿黃河格隄縷隄之制橫且堅
築以防再行侵軼庶爲萬全之計約計經費非三
四十萬金不能興作然濟鹽漕而衛田廬造福實
非淺鮮

陳宏謀曰放淤之說古無明文考之史書魏史起
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秦鄭國鑿涇水爲
渠注填闕之水溉易鹵之地收皆畝一鍾二者皆
濁流所經引之游蕩變斥鹵爲膏腴其放淤之遺
意歟然皆引以肥地未聞以之築隄也放淤以築
隄爲直隸南運河有之顧未知創於何時倡於何
人一切規制稽之往牘皆無可考乾隆二年混同
顧公總督河務備陳放淤栽柳爲經理濁河之要
務得旨允行嗣以顧公不管河務格於淨議放

淤設險動色相戒遂未舉行余於戊午春監司茲
土兼理河防往還巡視凡河流頂冲掃灣之處一
綫縷隄日漸汕刷先期幫築則有歲修臨汛防護
則有搶修於浩瀚中流爭此尺寸之土而隨築隨
潰河流愈曲勢更湍激不得已乃築草壩草壩既
築比土隄稍資捍禦而年年墊陷限滿仍須拆修
近年以來兩岸草壩日增動帑益多危險如故余
竊憂之又見沿河兩岸有久已積淤成隄月形尙
在凡所謂頂冲掃灣之隄外亦曾築有月隄問之

信用是

用

六計成工

則咸曰以此爲隄外捍禦然縷隄旣傷水入月窪
有如引水入袖斷非月隄所能禦其爲放淤計無
疑而放淤之可行益信用是力排浮議率屬行之
其年戊午伏秋二汛計成工二十段己未年適顧
公復總河務制府合河孫公兼理河務羽檄交馳
無非爲運道民生籌久遠之計余乃條列事宜專
其責成分其緩急計可行者四十八段已又告成
而規條亦遂麤定焉其法棄縷隄而守月隄入渾
水而出清水汛水一至隨其消長以爲深淺渾流

所過罅穴皆滿旬月之間縷隄月隄融成一片有如平地自今以後永無歲修搶修一切防險之事草壩止用於逼近城舍之隄耳所省帑金民力不可勝計余往來稽察兩歷汎漲惟見渾流奔赴出入運送變化因心操縱在我不啻鮫人爲之負舂波臣爲之舉鍤以成此堅厚之隄卽謂之河伯助靈千里流膏可也回思向之動色相戒不肯舉行者則亦有故不過曰歲幫縷隄暫可禦汎何苦設險乃爾不知天下事何地不有危機籌慮果周防護旣力險可爲平履險而慎用險之道不然卽歲幫縷隄而防之不力慮之不周亦未嘗不險因噎廢食豈可爲訓且史起亦嘗以此論西門豹矣曰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夫西門豹於魏文侯時爲鄴令有循聲而史起之論如此蓋重爲不能用漳水惜也況茲全漕運道歲輓數百萬石天庾正供軍餉民食時

厪宸衷利害所關又不僅一時一邑之事司河者苟可計及久遠縱竭盡智能重費內帑權其輕



重亦當不惜顧明知其為費省功鉅經久良圖而私計自便曰何苦乃爾由史起而觀其不仁亦甚矣

史夔曰所謂下流者則范堤各場之海口是也雲梯關在昔止為淮水尾間故能容受而無沙淤之患自宋神宗熙寧間黃河南徙黃始入淮濁流夾沙而行稍一旁決則勢緩沙停而河塞愈塞愈決愈決愈塞且黃家嘴七里溝相繼旁決而雲梯關大淤正坐此病是雲梯關為黃淮兩水之尾間乃

廟

第一要緊海口不必言矣其外若山陽之灣海口鹽城之石碓天妃廟海口興化之劉莊青龍橋口白駒之鬪龍港口草堰之滷河口小海之小海團口泰州丁谿之龍開港口河埭車兒壩之滔子壩口凡此皆所以洩堤東七邑之水者也年來非不開放而究竟田廬不免滄沒人民不免漂溺屢煩破格蠲賑者有二說焉一則各海口離漕堤俱三四百里而遙紆迴曲折不能直達也一則下河七邑四高中窪地形如釜沿堤減閘之水譬之由

之廟灣

金邊而入范公堤各場口地勢反高譬之由金邊
而出則金底之田廬已在深淵矣沿堤三十餘減
閘之水滔滔東注既不通江又難達海非民田受
之而焉往也故運河之水導之入江入海者上策
也不得已而洩之下河則當準漕堤閘口之水與
各場海口之數相等庶來源去路足以相當而其
中之行水河路積年淤塞尤不可不亟爲深浚者
也在涇河黃浦之下則射陽湖一路子嬰溝之下
則鹽城舊官河一路清水潭之下則泰山廟東河

一路以及興化之海溝河白望河車路河邵伯之
下則顏家莊楊家莊以達樊汶及泰州西谿河併
各場之串場河與范堤東達海河路俱開通深濶
則水有去路而下流亦治矣

徐越曰山陽與寶應不同者以近湖遠湖也寶應
與高郵不同者以高郵有通湖水口連設兩閘而
寶應無之也高郵與江都不同者以江都有稻河
瓜洲鎮儀徵縣入江之口而高郵又諸水之所鍾
也

詳各流

各

府志揚州瀕河諸邑惟江都地勢稍高寶應次之
高郵為中窪泰州亞於高郵至興化直如釜底矣
其沿海各場地勢南高而北窪故鹽城又居興化
之下流而羣水皆趨東北職此由也或謂沿海高
於內地殆不其然大都各場與高江地勢略相等
察水平可見祇因興泰二邑獨處窪下故聚水而
不能洩其害較他州縣更深且久各場諸閘圯廢
運鹽河到處淤塞西水東注而不知所歸則瀾漫
民田長為澤國矣舊制諸閘經畫周詳谷流分派

石礎

井井不獨正河寬大即支流旁洩之處口面皆闊
數丈今已漸成平陸水行地中之謂何向何永利
之可言哉他邑之水治之四境之內興化之水治
之四境之外若下流之海口其在境內者止白駒
小海諸場東行一路而在境外者則射陽神臺與
夫鹽城之石礎礎天妃口也沿海諸場地勢既高水
勢平緩一旦破隄決防西北洪流滔滔下注必非
東偏數閘所能聚洩故議開何塚之車兒埠固迂
遠無當即議開白駒之牛灣河亦僅能洩釜邊之

入海第一

平陸施

水而金底瀦積之水終不克去是以向來言水利者必以射陽湖爲諸州縣之尾閘射陽受涇河子嬰溝諸路之水由朦朧口直達廟灣乃入海第二門戶自明萬歷三年河決黃浦濁沙墊入內地湖始淤塞後屢開屢淤今幾化爲平陸施工亦難矣無已其議石碓天如二口乎石碓口在鹽城縣東天如口在鹽城縣西北俱起與化由岡門十八里至鹽城其迤東則下石碓口其自登瀛橋繞而西則下天如口俱入新洋港歸於海舊置石閘啟閉

此洩水故道也鹽人以形家言不利風水遂潛加修築而塞之至本朝康熙十二年洪水衝決二閘潰開數丈駛流入海及奔湍稍平海沙驟漲二閘之填淤者又如故此非二閘之不能洩水蓋河身未盡濬而石閘不早建之故也按興化鄒莊至界河界河至岡門其路最徑而直宜開其狹隘濬其淤淺俾疏通無阻而又建置閘板水大則啟閘以導河水之出水小則閉閘以遏海沙之入如此庶宣洩有路而數州縣獲享永利乎要而論之射

陽神臺行水之正路也石礎天如其路稍偏而亦捷徑也沿場諸口則支分派引而非洩水之通塗也人知高寶邵伯河隄爲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壩又上河之藩籬藩籬不固門戶因之失守固也殊不知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尾閘也灌於喉而漲腹所必至者況多其入少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閘而能不涸洞滔天也乎緣歲久湮塞豪強盤踞其間煽惑衆聽謂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窺伺抑思爲居人計獨不

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爲澤乎至民竈田在范公隄內豈海潮所能驟侵又何有於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乎況濬而深之煮海者得不負戴而舟焉利當不在民後抑海口僅取出水勢不等於大洋帆稽難以競渡也

嵇璜曰臣查下河歸海之路從前所建各閘丁溪小海地勢外高不能洩水其草堰劉莊伍祐新興等場皆得地勢之宜分注鬪龍港新洋港等口歸海惟查劉莊場之團閘至新興場之石礎閘相

大

一 大灣

距五十五里中間並無一閘應請於伍祐場之沿
窪口蔡家港地方添設五孔石閘二座開挑上下
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又查石礎閘天妃越閘兩
牆裹頭尾俱已塌卸應請修補堅固又各閘下支
河年久淤淺現在北閘底高二三尺至四五尺不
等應請估挑又沿海港口現俱深通惟射陽湖灣
曲太甚洩水不暢竟有東西僅隔里許而南北繞
一太灣至數十里者應請挑通徑捷歸海至串場
河以西河渠甚多其導水順而今淤塞者如泰州

之孔家涵鹽城之岡溝河皮岔河應疏濬深通以
資利導又高寶運河東堤原設石閘十餘座水大
則洩水歸海水小則灌溉民田今郎兒閘子嬰南
閘并邵伯之三閘年久傾圮應請拆修以利啟閉
以上皆下河歸海之路第查下河州縣本係水鄉
形如金底每遇淫霖卽遭滄漫若高郵諸壩過水
太多盈科漸進未及至海而下河已皆泛溢查湖
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紆迴而歸江徑直
多一分入江之路卽少一分歸海之水又邵伯西

岸諸港口爲湖水遞入運河之咽喉內有葵花港
奶奶廟港陳家港紅橋港久經淤塞臣亦於五月
間奏明疏濬已經完竣惟查邵伯諸湖遞注之引
河多有淺阻不能暢流每致積水停蓄應請將黃
子湖通連朱家湖之湯家絆引河改向西南疏濬
寬深再朱家湖通連董家湖之王家莊地方開挑
新引河一道引水直注董家湖以達孔家橋形勢
灣曲應請以東首另挑引河入尤家窪下接挑新
河一道由蕪城墩後引入越河再將越河加挑寬

深節節引導諸湖積水湍流入運由鳳皇壁虎二
橋出廖家溝等壩歸江又查運河寶應之竹絡壩
外灘漸高難資宣洩應請於竹絡壩之南建滾水
石壩一座庶高寶水勢可以平緩以上皆湖河歸
江之路、惟是湖河水勢歸海遠而歸江近歸海
紆迴而歸江順便江都所屬之芒稻閘壩實爲湖
河諸水歸江第一尾閘若使長年啟放俾諸湖積
水暢洩歸江於冬春水落時早爲騰空以備伏秋
容納之地則高郵南關車邏二壩自然過水無多

而下河各州縣可免淹漫之虞此實拯治下河之要鍵無如芒稻一河乃淮南鹽艘必由之路當河工急需洩水之時正鹽艘盛行趲掣之候若將芒稻閘板徹底啟放則溜勢湍急鹽船難以挽繚若因此全行堵閉則湖河水無去路必致壅積爲災臣尹繼善嵇璜會同臣高晉前往查勘芒稻河自西北直趨東南而灣頭河則自西南至東北橫亘其間所有運河東岸之金灣東灣鳳凰壁虎灣頭等閘壩減洩之水皆直趨芒稻閘及董家溝石羊

溝廖家溝各滾壩歸江鹽船素由灣頭河行走必須閘門下板方資浮送所以芒稻閘壩不能啟放合宜臣等再四籌畫查芒稻迤東現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不繞芒稻閘出灣頭則洩水運鹽分爲兩途芒稻閘可以長年啟放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皆可不封閉庶使湖河之水暢洩歸江實於水利有益第查越河長六百餘丈臣等測量水勢甚覺淤淺應再挑深五六尺一律深通以利鹽艘逆行又查金灣北閘閘



完

底尙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鹽船挽運如遇水勢過小之年再行相機辦理

高晉曰竊查揚州府屬之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荷蒙 皇恩准將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通洩

已完工俾水歸江現在業已空工另摺奏 聞自此洪河運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壩而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可免西來之水患矣惟是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俱匯入串場河北流二

百餘里於鹽城境內之石碓天妃等閘始行歸海道遠行迴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水久積亦足爲患者是下游被淹之故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滯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閘下有歸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有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浚恐內水未出外水先進者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匯集卽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者臣等伏查范公隄縣亘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



完
十卷

底尙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鹽船挽運如遇水勢過小之年再行相機辦理

高晉曰竊查揚州府屬之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荷蒙 皇恩准將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俾水歸江現在業已空工另摺奏 聞自此洪河運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壩而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可免西來之水患矣惟是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俱匯入串場河北流二

百餘里於鹽城境內之石碓天妃等閘始行歸海道遠行迥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水久積亦足爲患者是下游被淹之故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滂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閘下有歸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有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浚恐內水未出外水先進者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匯集卽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者臣等伏查范公隄縣亘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

八座每閘均有引河專爲洩水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水未到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關等閘旣已封土金灣又復開河經始旣有成模則善後必規全局查現在鹽城境內石礎天妃閘引河深闊由新洋港歸海洩水甚暢又興化境內之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閘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奏准挑浚由鬪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礎等閘之通暢而閘水外趨頗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

梅迤北之上岡草堰陳家沖等五閘緣彼時尙可通流列入緩工未及挑濬年來水漫沙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閘亦常閉而不用臣等先後親往各該處上下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臣等凜遵籌辦下河諸務之 聖訓悉心討論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梅二閘引河疏浚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沖三閘各引河疏浚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

湖歸海就其阻塞之途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順軌安流總以海爲歸宿並非另疏海口當不致有倒灌之慮至謂引河不能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洩水歸海已得濟用歷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得多一尺去路卽可早消一尺積滯并可早涸一尺田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五閘之引河節節流通源源宣洩伏查淮揚運河因從前黃水倒漾上下河身雖不無停淤而水勢下注仍無阻礙兩年來清水暢出自

運口以至寶應業經刷深因寶應洪濟舊閘爲之一束水勢未免較緩未能暢刷致高郵上下間有淺處前奉 旨履勘是以酌將洪濟閘拆除並挑挖灘嘴堵閉通湖港口俾長河水勢暢順以期迅流刷滌漸次深通惟於摺內洩運入湖引湖入運之處未能詳悉陳明以致上煩 睿慮實切悚惶茲查西岸寶應諸湖周圍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至瓜洲計高十四丈有奇地形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溝閘之外未設

下逐段

逐

堤防下游之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向來形勢卽係如此並非近年變遷所致臣等復委淮揚道松齡叅將李永吉前往運河上下逐段測量目下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較高湖面一丈二寸汜水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較高湖面六尺七寸永安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較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溝閘至萬家塘一帶河面較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與湖

面相平惟露筋閘迤下至三溝閘通湖港一帶則湖面高於河面自二寸四寸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而湖低高郵以下湖高於運河之實在情形也其湖水歸宿之路溯查從前水大之年一由高郵以下西岸通湖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歸海一由西岸三溝閘之通湖港及邵伯鰍魚等港入運從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橋等處歸江後因歸海之路紆遠下河民田易於被淹仰蒙 指授機宜大展清

口使洪澤湖清水會黃東注歸海山盱五滾壩一律封土每年酌量啟放因寶應諸湖存水較小高郵南關車邏等壩久經封閉卽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現在湖水止由三溝閘迤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運二十年來形勢頗爲順利臣等前請將三溝閘迤下通湖港一道築壩堵閉使湖水由二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閘下注歸江其去路原未改易祇令湖水從近裏二河之鰍魚各港入運距三溝閘較遠俾三溝閘以下

運河水勢至此不爲湖水橫衝兜阻則運河上游之水得以流行迅疾於湖水歸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西岸修建閘座之處臣等因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遇水勢盛漲之年一線運河下注不能迅速未免壅盛不得不預籌分洩查運河東岸閘座涵洞水小時應須蓄水濟運卽使下河民田需水亦只量爲挹注以資播種若運河水大時下河民田形如金底未便將河水洩入致淹民田是東岸閘河不過資農田灌溉不可分洩運河

山訓錄
盛漲惟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河面高於湖面數尺盡可宣洩查從前原有竹絡壩三里溝滾壩及減水閘等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以減上游暴漲近因該閘壩年久損壞是以酌請於三里溝上下修建石閘二座以備減洩入湖儘可容納

王永吉曰士民苦於水患因下流不通輒紛紛陳控求開海口殊不知海口之在泰州與化鹽城界內者如丁溪場白駒場劉莊場神台場四口現開原無阻塞若泰州河埭場一口萬歷十三年本州

鄉官林海樓議開地方抗阻鹽城城東之天如口天啟六年興化鄉官李碧海議開地方抗阻凡事有礙於地方知其不可爲而強爲之者終畫餅耳至於山陽境內之廟灣海口此口空闊實爲七州縣之尾閘更無一毫阻塞之處夫各處海口旣無阻塞何以水不趨下反泛濫而橫行耶王永吉蒿目心傷考之傳記詢之士人乃知射陽一湖全然淤墊中間隔斷上下不通雖有海口水不東注病漕害民根原在此爲今之計重濬射陽湖真有一日

不可再緩者查鹽城縣志載射陽湖在城西一百四十里西接寶應縣界西北接山陽縣中流爲界滌迴約三百里南北淺狹自故晉地方至喻口北流入海東屬鹽城西北屬山陽縣故晉而上至射陽屬寶應嘉隆以來湖乃大淤萬歷七年民李雯等建議開濬萬歷九年春知縣楊瑞雲申詳具題請發帑金重濬水繇廟灣新豐市入海水患稍息民賴以安至崇禎四年淮北蘇家嘴柳鋪灣新溝建義口竝決築塞久無成功黃流灌注三年水退

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陽湖幾化爲平陸矣然湖形現在疏鑿不難有硬沙墊高者亦有泥水夾雜深淺不等者里數不多若合七州縣之力認真疏濬成功何難大概分爲三段其上一段自寶應鹽城界上射陽鎮起至安豐鎮止約長二十五里自安豐鎮至山陽縣東作地方止約長十六里自東作至涇口止約長五里以上係泥水相雜之工自東作至山陽鹽城界上清溝止約長二十里係泥沙旱工此處接連湖面查湖面舊制三

十六丈濶今止存三四丈極闊者七八丈耳湖面盡淤安能受水宜裁闢如舊自清溝至南馬駱一林坊地方約十五六里長此處亦甚逼窄鑿之使寬則下流通暢由此入山陽之軋東溝由溝入濛瀧喻口由喻口入廟灣則入於海矣中一段自鹽城奪基廟起至林上止約十二里長自林上由舊浦河至馬家蕩止約三十里長自馬家蕩至陶家林止約十里長以上亦係泥水相雜之工應用鐵口鬮子撈濬其泥用船裝載去湖稍遠庶不再淤

此處舊名鰕溝從此至東尤莊約二十里長則入鬚溝而水直達於射陽湖矣其西一段則單在鹽城縣境內舊名東塘河西塘河西塘河自黃土溝起至許家灣止約二十里長只此淤淺急宜挑濬從此入於樓下莊唐橋鎮則一路闊深直達射陽出廟灣入海通行無礙也東塘河自唐子鎮起至安豐王莊約三十里長自王莊過界河至大港鎮約二十里長自大港至九曲河廟止約三十里長從此二十里至古吉寺又二十里至院道港入濛

瀧喻口達射陽入廟灣則入於海矣此與鹽城縣
近河生員周國顯梁卓徐衍等面相考訂明白者
雖未盡確或亦不遠大約黃白北來淮從西下加
人身喉項廟灣各口如人身尾間而射陽湖則如
人身之胸膈腸腹也若人身日進飲食而胸膈不
得通腸腹不得納縱有尾間無從消導安得不鬱
而病病而至死哉一日先估勘揭中所開淤塞村
落地名及道里長短原係採訪未曾親到必得實
心任事之大員不辭辛苦督率山陽鹽城高郵寶

應興化江都泰州諸屬各乘小舟沿射陽湖上下
各處淤淺地方逐節逐段再三講求務要直捷便
近不得遷就迂回恐有奸民假公濟私避害趨利
希圖本村本鎮便宜其應開濬處所該挑若干里
若干深若干闊一一詳開如有與揭開不合者卽
行改正估勘既有清冊則工程難易人人共知酌
遠近淺深闊狹品搭派工庶無多寡不均之歎一
日專責成各州縣官分定工程則一切人夫器用
船隻稽察督催等事自應逐項料理但職務煩劇

未能嘗駐工所除淮揚兩府各有提調及分委府
佐監督外每湖灘十里須於兩府各州縣中選委
幹官一員義官數員分頭催趲庶無照管不到之
虞一日派人夫湖水無阻則漕隄堅固運道通行
可省年年塞決幫隄之費似當量動官銀以襄大
役然河帑空虛難以輕議止可酌估犒賞或官備
竹鐵罽子合掀等項以省民間擾累亦無不可各
州縣欲圖永利合派民夫如東塘河西塘河若果
單洩鹽城一縣之水者俟查確另議外其餘關係

山鹽江泰高寶興七州縣利害者自當均勻酌派
庶無偏私不平之鳴一日嚴功罪先年亦曾興工
開濬上司正官足跡未到湖邊提調諉之各州縣
各州縣諉之佐貳佐貳諉之義官義官與夫頭通
同折夫無人實力遇水泊無載泥之船遇淤泥無
撈淺之具朦朧報完徒費民財毫無成效似當預
先題准若有急公勤事者紀錄優陞倘或苟且塞
責遲誤缺少者摘參重處至於包夫折夫誤事殃
民情法難恕但有犯者不論有職無職立置重典

則積弊可除不難事半功倍也一曰定期限霜降
前後水勢泛漲雖極淤淺亦沉水底難以相度目
前牌行會勘須限十一月上旬估完詳報以便仲
冬具題如此大工既不多動河帑部覆必無畱滯
似當一面入告一面擇日部署開工若以九年正
月為始定限一百日報竣斷無不完之工程不通
之水利矣此湖僻在東北一方非若上河為南北
咽喉秋冬有回空春夏有重運築壩開壩甚費掣
肘議早定則今冬亦可舉行工難成則來冬亦可

補

土

小底土

補足兩府士民異地同心雖勞不怨

江都泰州高郵興化山陽

寶應六州縣之水雖以廟灣為尾閭而紆回盤曲
轉折六百餘里方能入海若直走直泄不勞工作
不費金錢惟有一急開姜家壩為至便耳此壩在鹽
城縣西北離城二十餘里舊有海口自岡門鎮十
八里至登瀛橋從天妃廟下新洋港入于海原係
泄水故道祇因近堰居民恐水泄田高費力車運
逐年填塞遂至滴水不通六邑腴田盡沉水底士
民受此大害無不搶地呼天控訴求救而隔府異
屬痛癢不關利害無人主持議論遂同築舍矣吉
前條議重沒射陽反欲為其至費至難而不敢議
及于姜家堰者固有見于鹽人偏拘難于理論情
通亦曰射陽一路苟可疏濬甯重勞費必不忍開
壩於鄰封耳今時已仲冬當霜枯水涸之候而射
陽上下積水瀾漫近湖數百里內之田全未退出
即欲挑浚實無下手夫由喻口以至廟灣由廟灣
以至海口現在湍急流通而射陽之宿水不退深

冬如此夏秋可知然則欲徹盡六州縣屯聚之水固以便耕耘非開姜家堰不可也據鹽人一偏之說必謂此堰一開則近海四十里田地恐以亢旱失收殊不知山東北直等處千里沃壤不通溝洫何以歲歲有秋况堰開則鹽之上四十里慮其燠乾堰不開則鹽之下四十里不苦其泛漲乎即就本縣之中上下高低亦非通論何可以一邑一隅之私心而害六州縣億萬人性命哉伏望急委廉明道府親履姜家堰地方躬行相度是否六邑下流是否行水故道是否不費工力是否無害鹽民一面會疏奏聞一面估計疏鑿若堰開之後雖能盡泄六邑之水而于鹽城果有大害徐議堵塞正亦未晚但恐鹽人慣計動則糾眾抗阻攘臂洶洶迫勘官以不得不從之勢則一番會勘僅取一紙空文仍是道旁之築耳

馮景曰澗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軋東溝七十餘

澗

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澗河失浚水面高於城中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涓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為故常因是興文閘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是閘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無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澗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閘不開故閘閻血脉通

體迥

而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者人心苦
潦欲得澗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
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人樂役其便一旦濬淤
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
椿柳葦檉之費加築則有採石辦灰運甓相杵之
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
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
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
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

迥

常多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卽罷無追賠之累
日得四分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澗河
輸淮近以河淤故反就淮糴米充數姦僧高下其
手鹽民苦之澗河一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
供正賦折賈採買之弊孔盡塞其便五欲開澗河
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達某處縱橫幾
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約挑若干
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算然後不惜命駕復
覈了然委員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

可以計日成工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歷
二十二年開濬澗河碑記具載澗河肇自宋人疏
達三城積滂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
至萬歷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
稅銀兩爲修費著爲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
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尙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
勲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
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
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

十丈開挑深闊如前式復於城西興文牖開一涵
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於河
溼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
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卽歲修銀兩
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準而行
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路也
嘗稽昔賢多以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
歲饑力請發粟行賑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
工作竝興或譏不急公曰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

亦然值杭大旱饑疫浚二河濬六井築西河長隄
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計他如顏魯公
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利王安石
爲鄞令築堤濬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濬澗河藉活
饑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
旱旱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
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河兩旁相度隙地
草創厰舍招集流亡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
詣所在有司報名注冊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

粟給錢則饑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
鄉漢時尚有募民徙塞下以實廣虛者今去幽谷
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郡此二大
利也語云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
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亡命
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棲畱有所資生有
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
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澗河一水遠通高寶興秦
諸州縣土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

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間處所謹啟閉時蓄洩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

閻若璩曰潘公季馴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者平無竒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而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

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疆淮疆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一帶盡圯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草壩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道哉今之所以失則知所以得惟當確遵潘公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今日阻撓下河者有三等一鹽城人懼鹹水入內變傷其田禾一泰州車兒埠人富商居宅橫當下河故道一山陽人有墳在澗河邊懼傷其風水只觀二

次勘河疏皆以開廣與文開言興文開廣則澗河亦必挑廣而風水壞第三次便以不必廣而澗河仍故可見矣

湯斌曰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清隄潰決因而牐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爲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爲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中真若痼瘵在身此天地覆載之心也今欲開海

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沐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牐壩之水將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寧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牐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

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之其意以爲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綫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爲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牐壩黃河南岸有毛城鋪北岸有大谷山徐

緩則沙

沙

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牐壩不可稍閉以免淇澤湖之泛濫墊淤且畱以蓄水刷沙乎自礪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河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牐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

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
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
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
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
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
豁疑衷從長計議爲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出
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
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
碓丁溪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

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
旺喜鵲諸湖舊迹而以開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
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
卽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口而遂使下
河盡爲平陸焉萬萬無此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
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
不靈人夫物料恐難奏手耳若諸事奏手卽當盡
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
乃偶然爾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

潘耒喬

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

潘耒喬墓志時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瀕漕河者舊有隄以捍水河臣某某設減水壩洩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水者止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冀董其役而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

臣意乃別創一議為疏上之其略曰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浸更足為患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城南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橫隄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一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束所洩之水使入海其隄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隄面闊二丈底闊二十丈此隄築於

積水之中無從取土當先定隄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土以築隄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請丈量之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子粒三年後納田價於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隄淮南綱鹽一百三十四萬引河成每引省搬運

費一二錢令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興此工當設監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清地課長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卽陞或帑完議敘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君閱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上以役大費多召河臣與臬臣廷論之臬臣痛排前議廷臣多右河臣者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

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大夫羣集君邸
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
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派夫至數十萬民力
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
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既成之害曰
賣田曰決河築隄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
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
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
虛聲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二百里

曰

中有漏網者平害二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
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
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
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
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孑遺矣
害三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
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
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采也工既成民之
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

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仍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
焉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
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饒瘠也今但據額丈量
而以其餘為官田賣之即如秦州四畝折一畝將
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二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
四千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隄
雖屢決河闊不踰十丈今引淇澤湖萬頃之水注
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
獨恃一線爛泥之隄以為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

河
河
行
雙

而上下不得

上

而後決哉城郭且為蛟宮何有村落何有廬墓害
四也 案河臣即靳輔
其客即陳潢
魏源聖武記國朝黃河自康熙二十餘年靳文襄
公修治以後已盡復潘印川之舊其後不守成規
而海口之水本深七八丈者浸漸淤墊河底增高
由下而上不得不從事隄工凡靳文襄兩岸未曾
築隄之處亦一律補築南岸自榮澤之廣武山北
岸自武陟之青楓嶺下至海口綿長二千里兩岸
土隄聯絡始如宋人所謂貯水於堵矣於是分爲

不南兩河設兩河督增設道廳佐貳文武員弁不
下數百員官雖多而不言治河也不談海口也於
是河水日高隄工日增偶一坐灣廂埽抵禦于是
冗員而外又添埽工之費歲修遞增遇有潰決堵
合或費數十萬或數百萬迨乾隆年間奉 旨裁
革民夫民料凡塞決工需悉發正帑于是遇有漫
口非三五百萬及千餘萬不能蔽功至嘉慶八年
豫省衛家樓大工共用帑有二百餘萬其餘東南
兩河無十年不決口者每次三五六百萬卽就所

千

親見聞者如南河之三次減壩郭家房陳家房馬
港口李家樓于家溝豫東之曹工睢州上汛五堡
睢州下汛二堡儀封三堡祥符工中牟工不下四
五千萬竭天下之財賦盡供河工之用而庫藏始
無存積自靳文襄治河之後迄今百二十餘年矣
河底淤高五六丈兩岸隄工亦增至五六丈試以
每歲加隄丈尺計之按冊而稽必有一三十丈皆
偷減爲風兩剝削也卽此加隄之費已有五萬萬矣埽工則
數倍之河身墊高之後清水不出高堰石工隄亦

工部金
遞年加增又不下三五萬萬何况嘉慶十一年歲
修工料奏定加價一倍乎歷古以來無本朝河
費之大也此後水行山阜之上偶有異漲立即潰
決竊恐歲有大工糜帑更無底止其患不堪設想
然則今日即復文襄之舊制接築海口長隄仍用
混江龍鐵籠子往來疏濬河可復故乎曰不能也
文襄之時內外灘地相平河一刷深清水即出清
水一出積沙全去易於爲治今則隄外河灘高內
地三四五丈矣自禦黃壩以至海口五百里積滿

防
之沙已堅已厚即使仍復舊制非十餘年之工不
能有效而此十餘年中上游必有失事之處一經
失事全功盡廢且每漫口一次則中滿之沙淤積
更厚收效更難于一次已成不可救藥之錮疾此
皆數十年來但言河不言治河之所致也然則
將如之何曰舊河已無可治非改道不爲功非常
之原黎民所懼非黃河自改不爲功

三言金

三言金

書